

ISHU YANJIU

辞书研究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2003 3

论辞典的“效率” ☐ 我国英汉词典的注音 ☐ 关于汉语借词的分类问题

☐ 警惕辞书评论界的不良现象 ☐ 新词语的成熟与规范词典的选录标准 ☐

读《汉语词汇计量研究》 ☐ 《理论与实践词典学》(俄文版)评介

ISBN 7-5326-1244-9



787532 612444 >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辞书研究. 2003年第3辑/辞书研究编辑部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5

ISBN 7-5326-1244-9

I. 辞... II. 辞... III. 辞书—研究—丛刊 IV. H0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9348号

中国辞书学会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主办

学术委员会	鲍克怡	陈原	曹先擢	韩敬体
	黄建华	李朋义	李行健	阮锦荣
	汪耀楠	吴希曾	徐庆凯	杨德炎
	张柏然	赵振铎	周明鉴	左大成

主 编 巢 峰 李伟国

副 主 编 朱明钰

执行副主编 徐祖友
编辑部主任

辞书研究 (双月刊)
CISHUYANJIU

中国 语言学/汉语
人文社会科学 核心期刊

2003年第3辑(总第139) 2003年5月

编辑者: 辞书研究编辑部

出版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发行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

地 址: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 编: 200040

电 话: 021-62472088

传 真: 021-62537365

电子邮箱: cishuyanjiu@163.com cishuyanjiu@eastday.com

印刷者: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 6.00元

ISBN 7-5326-1244-9/N·39

Journal of the China Lexicographical Association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BIMONTHLY) 2003 No. 3

MAIN CONTENTS

- On the "efficiency" of dictionaries Li Ergang
- On the terms "totally", "generally" and "collectively" used in dictionary
definition Lu Ying *et al.*
-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ollectively" and "combining" Yuan Shiquan
- On the entry selection and definition for dictionary of colorful terms Ye Jun
- Pronunciation presentation in th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of
China past, present and existing problems Zhang Wanfang *et al.*
- On the problem of categorization of loan words in Chinese Zhang Jinwen
- On the studies of dictionary criticism and history of lexicography Xu Shiyi
- Be alert on the unhealthy tendency in the circle of dictionary critics Mei Junjie
- Maturity of new words and the criteria of selection for standard
dictionaries Su Xinchun *et al.*
- A review of *Studies of Chinese lexical statistics* Zhang Zhiyi *et al.*
- Introducing *Lexicography theory and practice* (Russian edition) Wu Zhe
-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is edited by **Editorial Board of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and published by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Address: 457, Shaanxi Road (N.), 200040, Shanghai, China

Telephone: 86 - 21 - 62472088

E-mail: cishuyanjiu@163.com

Fax: 86 - 21 - 62537365

cishuyanjiu@eastday.com

1	李尔钢	论辞典的“效率”
8	卢莹等	试析辞书释义中的总称、统称、合称
15	袁世全	合称、并称“分家”论
24	叶军	谈色彩词词典的收词和释义
32	张万方等	我国英汉词典的注音 ——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40	姚喜明	英语学习词典释义结构的认知特征
47	崔玉梅	从《新英汉词典》的插图说起
53	张春新	对外汉语教学字典探索
60	吴英成	汉语词典微观结构的革新:学习者视角
69	张锦文	关于汉语借词的分类问题
76	徐时仪	略论辞书评论与辞书史的研究
82	何华连	辞书质量的评价标准
91	梅俊杰	警惕辞书评论界的不良现象
杂 谈		
100	张觉	规范词典的内容必须符合国家规范
102	金文明	对新编历史人名大辞典的一点建议
辞书评论		
106	苏新春等	新词语的成熟与规范词典的选录标准 ——谈《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的“附录新词”
114	鲍志坤	新千年 新牛津 ——评2000年版《牛津高级英语学习者词典》
120	郭定泰	俄语《外来语详解词典》的编纂特点

		专著评介	
127	张志毅等	汉语计量词汇学的丰硕成果 ——读《汉语词汇计量研究》	
132	吴 哲	一部值得关注的词典学新作 ——《理论与实践词典学》(俄文版)评介	
		释义探讨	
139	贾齐华	“得兼”“兼得”不一般	
141	陈 燕	“爹”字二音考	
		新词新义集萃	
146		彩屏 彩信 触电 触网 第四媒体 个人数字助理 互动 混合信函 流技术 流媒体 闪客 掌上电脑 economics wonk phone sex policy wonk power breakfast qualifier quangocracy runway rockumentary	
		资 料	
152	魏 励	汉字规范字表的几次调整	
	补白	太平天国词语“能人”浅释(126)	

论辞典的“效率”

李尔钢

提 要 本文说明了什么是辞典的效率。提出讲求效率是现代辞典的特征，并从收词、释义、义项排列、词性标注、词例使用以及词条编排与索引的选择和搭配等方面，论述效率要求及其表现。还提出：应该认识到效率考虑是辞典需要普遍贯彻的现代性指标，应该根据该项要求对辞典进行评价。

关键词 现代性 效率 评价标准

一、讲求效率是现代辞典的特征

辞典的效率问题应该是越接近现代越强调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效率问题只是现代辞典理论才特别强调的问题。古代的辞典是不怎么考虑效率的。以中国古代辞典为例，《尔雅》对于词条所分的庞大类别，如果没有后人编纂的索引，使用者从中查找条目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说文解字》按 540 部排列就要进步得多，而更后来对于编排检索方法的改进则走得更远。义项的出现也是较早的事了，但是直到《康熙字典》，我们的先人们还是将义项杂乱无章地摆在一起，几乎没有意识到对于义项的处理需要考虑效率。在古人那种慢悠悠的生活节奏中，多的是时间。只有在一切的节奏都那么急促的现代，效率问题才真正被纳入到辞典编纂者的视野中来。

辞典要讲究效率，这是指辞典的编纂者要站在读者需要的角

度,出于尽可能地为读者查找和索取所需知识信息节省时间和精力考虑,对辞典编纂的方方面面进行改进,从而实现效率的最大化。现代许多辞典的编纂实践都是努力这么去做的,但是直到现在,我们的辞典理论对此却似乎认识和强调不够,谈得较多的是与之相近的辞典的“经济”原则,但是很明显,效率问题不是经济原则所能包括的。

二、收词的效率问题

辞典为什么要考虑收词范围?

固然,词条性质是作此考虑的原因之一,如汉语辞典不需要收入外语词条,专科辞典不需要收入普通词语词条。篇幅固然也是作此考虑的原因之一,小学生使用的辞典不能太大,一般读者的购买力是有限的,等等。但是不要忘了,在所有这一切背后起作用的,是效率的考虑。辞典编纂者不得不考虑要将所有预期读者不需要查阅的词条尽可能地从他所编纂的辞典中排除出去。例如,专科辞典不收入普通词语词条,就是估计读者不会期望从专科辞典中去查这类词条。辞典不收这类词条,也就是从收词开始,避免埋下浪费读者时间和精力潜在种子。这是编纂者预期读者会提出的要求,编纂者正确地迎合了这种要求。

三、释义的效率要求

使用最为精确和简洁的语言来解释词目的含义,是效率原则在辞典释义方面的表现之一。这一点,许多辞典学理论著作将其归结为辞典的一个特性或者“根本要求”,其实在这种根本要求背后更为根本的,是效率要求在起作用。

尽可能地利用读者已有知识进行释义,是效率考虑在释义问题上的又一种表现。如果按照编纂者对预期读者已有知识的估计,读者应该已经懂得“会面”就是“彼此面对面相见”的意思,但是却不知道“会晤”也义为“彼此面对面相见”;已经懂得“让步”就是“在争辩和斗争中部分或全部放弃自己意见和要求”的意思,但却

不懂“妥协”也有这种意思。那么,用“会面”来释“会晤”,用“让步”来释“妥协”,就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十分经济的释义方法。研究者将这种方法称为“同义释义”,承认这是一种通常的词典释义方法,但却不知道导致编纂者采用这种释义方法的原因,就是词典的效率要求。

双语词典将这种在释义上的要求推到极点,形成了双语词典释义最基本的特色,即通常所谓“两套符号对释”的特色。如“science 科学”、“forest 森林”、“real 真的”,等等。这种做法也就是出于效率考虑。它的假设基础,是词典使用者已经熟练掌握了译语词汇的本来含义,既然如此,就绝无必要作诸如“science 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的解释。这类详尽定义式的解释,双语词典的编纂者将之当然地视为单语词典的任务。

四、义项排列的效率考虑

现代最流行的汉语字典和辞典对于古代辞典在义项排列方面最为突出的改进,就是将原本杂乱无序的义项排列得有序。通常我们查阅最频繁的字、辞典,习惯于将较为原始的意义排在前面,然后是引申义,然后是次引申义,最后是假借义。这样做当然较原来的杂乱无章好得多,但是仍然还不够好。

比较先进的现代汉语字典、辞典采用了按照义项使用频率顺序排列的方法。将最常用义排在最前面,其余按使用频率高低依次排列。如《现代汉语词典》:

锁 ①安在门、箱子、抽屉等的开合处或铁链的环孔中,使人不能随便打开的金属器具,一般要用钥匙才能开。②用锁使门、箱子、抽屉等关住或使铁链拴住。③形状像锁的东西。④锁链。

如果按照词义的引申顺序,第四个义项应该排列在最前,因为锁链义是锁的本义(《墨子·备穴》:“铁锁长三丈,端环,一端钩。”)。但是《现汉》却将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锁具”义排在前面,

这样就使读者按照查阅的频率可以较早查到常用的义项,而不必等到阅读过较不常用的义项之后。这当然是讲求效率的一种安排。

也许更加有效率的办法是先将义项按某种标准(例如按词性)归类,再在类中按频率顺序排序。这在外语辞典中多见。例如

exact I 形容词:①精确、确切。②精密,严密。③严格,严谨。II 及物动词:①勒索,强要。②要求。

按词性归类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其他排列方法的补充。好处是便于标注词性,在类别前总标一次,就免去了在每个义项下逐一标注的烦琐,因此也便于读者在可以确定词性的情况下提高查找速度。只要确定了词性,就可以缩小查找范围,迅速查到所需要的义项。例如,我们知道“策”字在“策马扬鞭”这个结构中处于动词地位,那么在查阅按词性归类的辞典时就可以只查动词类所属的义项,其他诸如名词类中的“简策”义、“对策”义、“计谋”义、“拐杖”义等等,就全都可以略过。缩小查找范围,就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查阅速度。这种方式很适用于语言学习辞典。汉语辞典在词性标注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因此这种按词性归类排列的方式还使用不多。但是随着词性标注工作的展开和发展,这种有利于提高查检速度的高效率的义项排列方法一定会使用得多起来。

五、词性标注与效率

上一节我们提到词性标注在义项排列中所起的提高效率的作用。实际上,词性标注本身也就是为了提高辞典的效率。因为对实词的词性标注可以看作是在释义前后对词语进行的语法规律性的注释。按照语法规律,凡名词一般皆可用作主语和宾语,动词皆可作谓语,形容词可作谓语和定语,等等。标注词性等于高效率地告诉读者这种一般用法的可能性,这种知识与辞典的释义和词例相配合,就使读者得以更深入更精确地理解词语的意义;与有关语法的提示相配合,使读者能从语法规律的高度掌握词语的用法。

而对于虚词来说,词性标注几乎就等于主要的释义。因为对于读者来说最需要了解和掌握的就是虚词在语句中所起的语法作用。例如在下列两个句子中,“急忙”和“连忙”的意义看来并没有区别:“一回到家,她连忙洗手做饭。”“听见妈妈脚步声,小明急忙把卡通故事藏到作业本下。”两句中的“急忙”和“连忙”是可以互换的。看《现代汉语词典》释义:“急忙:心里着急,行动加快。”“连忙:赶快,急忙。”意义也一样。但是如果标上词性,成为“急忙<形>”和“连忙<副>”,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们知道,按形容词的构词规律,一般可以重叠为“AABB”,所以经常可以读到“急急忙忙”这种结构。在“什么时候看到你你都急急忙忙的”这类句子中,“急忙”以形容词作谓语,可以受副词“都”(不)修饰。而副词不可重叠,所以“连连忙忙”这种结构是错的;也不可以说“你这样连忙的,到哪儿去呀?”因为“连忙”不能被副词修饰,不能充当谓语。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词性,而释义中起区别作用的是词性标注。这样的词性标注实际上成为广义释义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效率是很高的。

除了上文提到的提高义项排列使用效率之外,词性标注还对于释义文字更为精炼有帮助。例如,在有词性标注之前,汉语辞典中为形容词写定义总是要用诸如“绵绵:形容连续不断的样子”、“悠然:闲适自得的样子”等格式。这些“形容……的样子”、“……的样子”之类的文字别无作用,只是为了说明被解释的词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在有了词性标注之后,这类多余的文字就可以统统去掉。这样一来注释文字的效率也就得以提高许多。

六、词例如何反映效率

词例是辞典中最生动的部分。它的作用,在于印证词目、帮助释义、验证义项、展示用法,所以王力先生甚至认为它的地位不下于释义,在《理想的字典》中评价说:“无论怎样好的注释,总不如举例来得明白。”从理论上说,词例既然如此重要,当然数量多一些、所涉及的用法类型全面一些比较好,所以辞典尤其是详解辞典总

是趋向于尽可能多地充实词例。但是实际上,词例的量不能不受限制。人们一般认为这种限制来自辞典的篇幅,但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因为即使在篇幅不那么受限的电子辞典当中,辞典编纂者仍然需要考虑辞典使用者阅取所需要的知识信息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这里起作用的,仍然主要是我们这里谈论的效率。

词例的量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是受到效率要求限制的结果。因此,词例量的要求和辞典效率的矛盾也许会永远存在,而正是这一矛盾的存在造就了词例的不同类型。引例客观生动,但篇幅不易控制,于是有了自撰例,以及截短引例长度并且不标明出处的隐性引例;在不满于完整句例占用太多篇幅的情况下,编纂者又使用语段例。无论是大型辞典还是小型辞典,无论是详解辞典还是非详解辞典,词例的使用都必须考虑“典范性”,典范意味着选择,而出发点无非是效率。辞典对于词例还有一个重要要求,即词例的“自足性”,编纂者常常为了兼顾自足性和效率,使用加省略号、加括号以及剪裁等方式,对引例进行压缩处理。

七、词条编排与索引的效率

词条的检索及其与编排的搭配是汉语辞典所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汉语辞典虽然有许多可资选用的检索方法,但是却有一种全民认可的、比较理想的、高效率的方法。部首法系联汉字的能力很强,缺点之一是效率低下,辞典使用者必须先进入部首目录,查到所要查的汉字所属的部首,再根据部首进入检字表,查到所要查的汉字字头在辞典中的位置,最后才能进入辞典正文,查到所要查的词条,这几个步骤一步也不能少;缺点之二是要求辞典使用者有专门的部首知识,对于没有学过部首的读者来说,部首系统是一座庞杂的迷宫;三是部首位置缺乏统一的标准。代码检索法的最大问题是需要单独为辞典检索进行学习。这种学习与部首和汉语拼音的学习不同。人们学习部首首先是为了掌握汉字的结构,学习汉语拼音首先是为了掌握注音、读音的方法,辞典检索只

试析辞书释义中的总称、统称、合称

卢莹 王金鑫

提 要 本文对辞书释义中常见的总称、统称、合称三个释义常用术语进行分析,从概念性质、词汇形式和语法形式三个角度考察它们出现的典型释义环境,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各辞书释义中出现的混用现象。

关键词 辞书释义 总称 统称 合称

各类辞书释义中一般都会出现总称、统称、合称等常用术语,但各辞书对它们的理解和使用情况不同,即使是同一部辞书内部,也很不一致。^[1]如:

三废 在工业生产中所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的总称。((《现代汉语词典》1996,以下简称《现汉》))

工业生产中排出的废气、废水、废渣的统称。((《新华词典》1989,以下简称《新华》))

四时 四季,春、夏、秋、冬的总称。((《新华》))

钢铁 钢和铁的合称,有时专指钢。((《现汉》))

钢和铁的统称。((《新华》))

为此,从比较具有权威性的《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规范字典》(1998)的使用情况和这三个术语本身出发,分析概括它们在概念上、适用范围上、词汇形式和语法形式上的差别。

一、总称

总称从词义上讲是指总括的称呼。一个个体概念释义时可以

由其各组成部分来说明,由各组成部分总括说明整体;一个集合概念可以由组成该集合的各元素来说明,以元素总括成集合;这两种情况都适用“总称”来释义。如

A: 大洲 陆地及附近岛屿的总称。((《新华》))

博物 动物、植物、矿物、生理等学科的总称。((《现汉》))

根系 主根和全部侧根的总称。((《现汉》))

B: 布匹 布(总称)。((《现汉》))

人类 人(总称)。((《现汉》))

宾客 客人(总称)。((《现汉》))

A类直接指出各组成部分以释整体,如“陆地”和“附近岛屿”共同组成“大洲”。在这方面出现问题的释义列举一二:

电机 发电机和电动机等机械的总称。((《新华》))

法规 法律、法令、规则、章程等的总称。((《现汉》))

“电机”并非是由“发电机”和“电动机”组装而成,发电机、电动机只不过是“电机”的两种类型,故不应使用“总称”(而应该使用“统称”)。“法规”亦如此。

B类被释词表义重点并不在事物本身,而是这种事物的总体,是典型的集合概念,构成该集合概念的各个个体都是同质的,这是“总称”的典型用法,各辞书在这方面比较一致。^[2]这类被释词的内部形式很有特点,要么是一个成名词语素与成量词语素(该名词的最常用量词)的先后组合,如“人类——类人”;要么是两个同义的名语素的并列组合,如“宾客——宾与客同义”。

A、B类被释词与释义中心词^[3]之间在逻辑上绝不是上下位的关系。主根、侧根的上位概念是“根”而不是“根系”;人的上位概念是“哺乳动物”而不是人的个体的总称“人类”。这决定了下列语法形式在语义上不能成立:

(1)“释义中心词”是一种“被释词”。

(2)“释义中心词”是“被释词”的一员(类)。

如:×陆地是一种大洲。

×人是一种人类。((《现汉》))

陆地是大洲的一员(类)。人是人类的一员(类)。

二、统称

统称从词义上讲是指统括的称呼。统括表示的关系要比总括疏远一些,“总称”在释义中表示的是被释词与释义中心词之间存在整体与部分或集合与元素的关系,“统称”在概念关系上则表示的是稍微疏远一点的上下位关系,即前者包含后者。如:

飞行器 能够在空中飞行的机器或装置的统称,包括气球、飞机、火箭、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等。《《现汉》》

病原体 能引起疾病的细菌、霉菌、病原虫、病毒等的统称。《《现汉》》

地方武装 地方部队、游击队和民兵的统称。《《新华》》

使用“统称”释义的被释词与释义中心词之间在概念外延上是一种包含关系,全部释义中心词的外延之和等于被释词的外延。可以说被释词表达的概念与释义中心词所表达的概念之间实际上是属和种的关系。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上位概念都可以用其下位概念的统称来释义呢?如:

人 男人和女人的统称。

生物 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统称。

小说 长篇、中篇、短篇、微型小说的统称。

显然,上述释义是不恰当的,因为用来释义的释义中心词比被释词更不易于理解。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被释词和释义中心词所反映的概念上下位关系是科学分类系统中人们固定的分类认识。人们在认识被释词与释义中心词反映的事物时,其顺序是先具备对被释词所反映的事物的认识,随着认识的深入,逐渐才有了对下位小类释义中心词所反映的事物的了解,辞书释义一般也遵从这种认知顺序。因此以“属(上位概念)+种差”来释义下位概念是辞书释义中最常用的释义方式。如:

铅笔 用石墨或加颜料的黏土做笔心(种差)的笔(属概念)。《《现汉》》

花墙 上半段砌成镂空花样(种差)的墙(属概念)。《《现汉》》
从各辞书使用“统称”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如果被释词与释义中心词之间存在一种临时性的上下位关系时,比较适用“统称”来释义。人们在对下位概念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之后,将具有某种非本质属性的共同点的释义中心词所反映的事物聚合成一类,用被释词来称谓。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释义中心词不可能是单独一类成员,而必须是存在着本质差异的几类成员,因此诸如下面的释义是不恰当的:

鞭炮 大小爆竹的统称。《《现汉》》
碑碣 各种形制的碑石的统称。《《新华》》
“大爆竹”和“小爆竹”只是形体上大小有差异,本质属性相同,是一类事物,用“统称”释义不当。《《现汉》》对“碑碣”的处理较好:

碑碣 〈书〉碑:墓前立有~。
被释词与释义中心词的上下位关系决定了被释词代表的是一类事物,并非单个体集合,因而可以受个体量词修饰,同时也适用于下列语法形式:

(1)“释义中心词”是一种“被释词”。
(2)“释义中心词”是“被释词”的一员(类)。

如:飞机是一种飞行器。飞机是飞行器的一类。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认定《《现汉》》、《《新华》》、《《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中都存在一些不恰当地使用“统称”的释义。如:

涤棉布 涤纶与棉的混纺织物的统称。《《现汉》》
髂骨 髌骨的统称。《《规范》》
钢铁 钢和铁的统称。《《新华》》
前两例应去掉“统称”,后一例应用“合称”取代“统称”。

三、合称

合称从词义上讲是指合在一起的称呼,是两个或多个(有限)

名称的加合。因此用“合称”释义时释义中心词必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如：

钢铁 钢和铁的合称。((《现汉》))

工矿 工业和矿业的合称。((《现汉》))

长江三峡 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的合称。((《新华》))

四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合称。((《新华》))

前两例使用合称释义一般不会有不同意见,后两例有人认为属于数字简称(或缩略)。我们不这样认为,因为“简称”的典型用法是一个比较长的词语表面形式缩减一二个语素,形成比较简便的名称,缩减前后概念的性质不能改变,如“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北京大学”与“北大”所指相同,概念性质未变(都是个体概念)。而“长江三峡”与“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所指不同,前者指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构成的整体,后者仅指孤立的三个山峡;另外,前者是集合概念,后者是个体概念,概念性质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认为,后二例与“钢铁、工矿”的释义情况类似,使用“合称”释义比较准确。

从上面例证中可以看出,用“合称”释义的被释词也是一个集合概念,被释词与释义中心词不是上下位关系,而是集合与元素的关系,与适用“总称”释义的第二种情况相同,所不同的是释义中心词不是一类,而是多类,但有限。释义中心词所代表的事物关系密切,因经常在相同的言语环境中出现,适应语言经济性原则并列简缩重新组合形成被释词,因而被释词在内部形式上也形成了鲜明特色,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各释义中心词至少有一个语素在被释词中出现,而且这个语素应是在释义中心词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语素,是其主要语素(该语素本身的意义就基本与其代理的复合词义相当),整个被释词是一个并列格,^[4]如钢铁(钢和铁的合称)、经贸(经济和贸易的合称)等。